

者能以見
投當酬此
傳一部

相逢一作西
廂總一作已
子一作輩特
二作故

按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吳縣人。少負雋才，性豪宕，不羈，舉南畿鄉薦第一，坐事，充浙江省吏，以廢詩畫，皆楚楚絕人。此手摹崔像而係之詩者，吳本刻置首簡，今伯虎集不載。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徐文長先生諱渭，別號天池山陰人，余師也。少穎甚，為諸生以古文辭，客胡督府幕中，聲籍一時，卒。

不遇以奇死，先生詩文書繪，俱高邁警絕，爲世寶重。往先生居，與予僅隔一垣，就語無虛日，時口及崔傳，每舉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隨興，偶疏數語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見凡數本，惟徐公子爾兼本較備而確，今爾兼沒不傳，世動稱先生注本，實多贗筆，且非全體也。此詩和伯虎題崔像，蓋先生最喜伯虎栲栳量金之句，一日過先生柿葉堂，先生朗誦和篇，因命余并次，余勉呈一首，先生謬加賞借，且謂結句當時不是，羞郎面，應悔明珠錯贈人。二語正得崔娘不寫之恨，今先生逝矣，追憶往事，馨歎猶溫，不勝有山陽之悵，并附以當一慨。

元陶九成崔麗人圖跋

以下文類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空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

輟耕錄俱作
雙鷹後同今
本俱作雙鷹
鷹同聲鷹
屬夢境所以
為奇改者不
識

知伯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
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雙
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
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
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托君為重
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鷹圖來且
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
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
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空之題
畫詩書皆絕人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環

視因縮不目托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
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
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妾德兼備君子之配
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
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
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
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於我義弗辭已空之者蓋
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
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
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

不知璧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矣因
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
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元微之事云云見侯鯖錄
中

按陶九成字宗儀號南村天台人寓居雲間多聞
故實著輟耕錄三十卷金元院本名目及雜劇曲
名唱曲病等皆見錄中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
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撰

平昌從文粹
文苑英華作
武平白氏長
慶集作昌平
並非

文粹府君下
有之字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
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
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
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
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卽僕射府君第四子
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
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
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
拾遺卽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
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集作杖不能起

疾文粹長慶集作病

浙右帥一作右使

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氏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

英華穆宗下有皇帝二字

英華作知有輔弼之才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號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

文粹作道不可謁送揮作麾

英華作窳勞逸

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趣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庸流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雨水

英華作無凶年

賻贈音附俸助喪物也春秋武氏子來求賻賻公羊傳車馬曰賻貨財曰賻長慶集作轉贈文粹作賻贈上有贈尚書右僕射必賻賻之誤今正右僕射英華

夏漑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馬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

作左
積英華作程

長女暨諸孤等號護唐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耐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漳

文粹作來歸

英華作修一
職

文粹濡翰下
有直字

文粹作惜哉
惜哉

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

已矣夫。

按微之即傳所稱張君自董解元益名曰珙實甫因之世人遂意真更有其人今錄墓誌全文亦令論世者知微之文章節義表著當時不得以風流一肯為名賢掩也。元文長慶集與唐文粹及文苑英華各字有異同除參定外互

列上方

唐書元稹傳

節文

宋祁撰

上河南以概言下河南以郡言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嚴為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

疏語文多不載

慘言慘又音

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布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云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盤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慘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為刺史閱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八十餘家田

高本西州言卷六
卷六
四三
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解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買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而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

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

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稱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宐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陰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

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碁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於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

高本西廡記考 卷六 四十四 香雪居
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
守附宦貴得宰相居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
不飾云

按樂天誌微之亟稱其賢不置而景文史傳不無
輕薄之訾蓋柄三尺者故爾然微之觀察吾越時
樂天方刺杭州日以詩筓往來酬唱至村墅書塾
所誦無非微之詩者宋王龜齡賦會稽謂元微之
一代奇木罷侍玉皇謫居蓬萊賓賓鄰白唱酬往
來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風騷之才其風流雅
致有足多者故錄先誌而後史

唐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韓愈撰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
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
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其大
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
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
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
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
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

婦音岳

天叶於九反

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灑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按微之初婚韋氏卽傳言張亦有所娶者賢而早卒傳奇言鶯從張附會語耳

微之繼婚河東裴氏夫人事略

唐范攄

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與黔婁百事垂顧我無衣搜盡篋浼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君營葬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古本西序言
卷六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至至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相隨却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鸞遷古木珠履陟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

右見唐范攄雲溪友議攄咸通時五溪人故以名其書長慶集及他書皆言微之繼娶裴氏而此書作袁氏意字形相近傳寫之誤當以裴爲正其言曾經滄海一詩爲悼韋氏而作亦非爲崔賦之一證也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

秦貫纂

墓與撰同
詞隱生云鄭
與周同姓不
當云封舅之
地

鄭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探源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蹟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於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

伯常與祖有
常相似不應
乃觸其諱殊
不可解
瓊瑰同音歸

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祖玄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方
常皇吏部常選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
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伯常皇試太常寺
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
志長負瓊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爲
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
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
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

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
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亡之嘆孀齡
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
病終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
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
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朝城縣事早亡女曰珮早亡
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
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

伯常與祖有
常相似不應
乃觸其諱殊
不可解
瓊瑰同音歸

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
祖玄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
常皇吏部常選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
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伯常皇試太常寺
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
志長負瓊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爲
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
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
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

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
風進止成法雖姪姪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亡之嘆孀齡
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
病終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
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
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朝城縣事早亡女曰珮早亡
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
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

銘云、

仕門雙美今今德咸芳甲族齊盛今英華克彰允文
允武今書劍名揚蘊儀度今閨門譽長珠沉玉沒今
人誰靡傷桂殞蘭凋今共泣摧香垂修名今允謂不
亡傳盛事今多載彌光聽悲風今松韻連岡刻貞石
今永誌玄堂舊本疏云按聖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
恒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恒妻則
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為鶯鶯余按會真記雖謂鶯鶯
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
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銘偶與烏有之辭合
而鄭恒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為
鶯鶯誤也況會真記止言崔氏孀婦將歸長安不言
博陵又無緣葬在內黃且墓誌之崔以大中九年正
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遡其生當在德宗建
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真記以為甲子歲乃與

其治其縣治也

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誌屬續之期蓋得於鄭氏家
狀會真記設悅之歲必得於鶯鶯之自言並不應誤
鄭恒之配蓋別一崔氏也又傳
汲縣令葺治得石於地中云云

按鄭恒故篤行賢者配崔氏亦婉婉可師董解元
以姓氏時代偶同遂掇入詞中世猥不察脫非誌
辭汚穢甚矣因載末簡為恒一瀟雪之云又按爾
雅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後世遂加皇王
皇皆大也尊稱也非僭辭也誌中恒系自父祖而
上皆係皇並古法今韓柳元白及唐諸賢集中誌
文皆稱皇考皇妣等可證俗以皇字係下讀殊謬
詞隱先生獨謂當屬下句言為皇朝某官也復質

之焦太史先生太史復書謂唐宋人稱祖考例係以皇所解大也尊稱也良是今歐曾王集皆然如朕爲古人通稱後乃爲人主專稱耳又誌中自恒以上至高曾皆係皇字而於子項下獨否則爲尊稱必矣今斷從屬上句

石林燕語皇考尊稱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浴習已久雖儒者不能自異○樂天集自撰醉吟先生墓誌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則兄弟亦可稱皇也○癸辛外集引尚書秦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前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抑鑿甚矣皇元與遑通蔡傳注可據也

王實甫關漢卿考

按元大梁鍾嗣成錄鬼簿載王實甫關漢卿皆大

都人漢卿號已齋叟爲太醫院尹或言漢卿嘗仕於金金亡不肯仕元爲節甚高實甫漢卿皆字非名也藝苑卮言謂西廂久傳爲關漢卿作邇乃有以爲王實甫者且引太和正音譜載實甫詞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本不載西廂爲據然正音譜係國朝寧藩羅仙所輯實本之錄鬼簿二人生同時居同里或後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詞較然兩手略見前序及例中卮言又謂或言至郵亭夢止或言至碧雲天止則不知元劇體必四折記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雲天斷屬第四折四

套之一無疑。又實甫之記本始董解元董詞終鄭恒觸階而實甫願闕之以待漢卿之補所不可解耳。

○附劉麗華題辭

長君嘗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爲鄭婦又不書鄭諱氏意張之高情雅致非鄭可驟明矣。崔業已委身恐亦未必無悔。迨張之詭計以求見此其宛轉慕戀有足悲者而崔乃謝絕之竟不爲出又何其忍情若是耶。不然豈甘真心事鄭哉。彼蓋深於怨者也。董解元關漢卿輩盡反其事爲西廂傳奇大抵寫萬古不平之憤亦發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張生者耳。此其事或然或否固不暇論之也。嘉靖辛丑歲上巳日金陵劉氏麗華書於凝香館。

按劉麗華字桂紅金陵富樂院妓也刻有口傳古本西廂記此其題辭范子虛跋稱麗華光豔無匹性聰敏端慎嘗稱說崔氏心慕效之又怪不能終始於張每誦其書未嘗不撫卷流涕也。范不知何許人所云長君則吳人張姓蓋雅與麗華狎者。題辭中謂崔氏所適之鄭無諱字及作傳奇不及實甫皆未的然第言崔氏蓋深於怨非果忘情張生

者其詞淋漓悲愴有女俠之致又嘉靖辛丑抵今七十餘年想像其人無不無美人塵土之感故采附末簡

附詞隱先生手札二通

頃來兩勤芳訊僅能一致報柬何乃又煩先生注念重以佳集之貺耶日盥洗莊誦真使人作天際真人之想豈直時輩不敢稱小巫遂令元美先生難爲前矣所寄南曲全譜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稱先生意指何至慨焉辱許敘首簡耶翹首南鴻日跂琳瑯爲望不淺耳王實甫新釋頃受教已有端緒俟旣脫藁千乞寄示或有千慮之一得可備采擇也小兒倖薦至勤呂長公動色相聞而茲先生亦借齒牙感矣感矣病後不能作字又屬沍寒呵凍草復仰希在宥嘉平望日

其二

昨從瑤山丈所得先生所致手札并新咏二冊曠若復面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感且次骨矣頃辱示西廂考注業精詳矣更無毫髮遺憾矣真所謂繭絲牛毛無微不舉者耶旣承下問敢不盡其下臆蓋作北詞者難於南詞幾倍而譜北詞又難於南詞

幾十倍，北詞去今益遠，漸失其真，而當時方言及本色語，至今多不可解，卽正音譜所收，亦或有未確處，誰復正之哉？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至千古之寃，舊爲群小所竄，若衆喙所訾者，具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此卓識否也？敬服敬服，承諭依正音譜，以襯字作細書，甚善。第更乞詳查每調，旣以譜爲主，至於入聲字，更查中原音韻，所謂作平作上作去者，截然不可易，乃妙。第如俗人機之俗字，生以其作平，難合調，輒妄改作世字，而玉石俱焚之，石字周高安旣以爲石叶作平，則此句第二字用不得平聲，如此之類，須一一注明，不誤後學，乃盡善耳。注中會意處，偶題數語，若肯綮處，偶著丹鉛，亦什中之一，未盡揚厲，至偶有鄙見，願與先生商略之者，悉署片紙上方，未知當否。如他日過焦先生，不識可以鄙人所標，并就其雌黃否也。生去冬幾死，今僅存視息，筆硯久塵，不能爲先生茲刻糠粃，刻成望惠一部，秋深見過之約，山靈實聞此言矣。儻能與呂勤之兄同此行，尤勝事也。近無拙刻，無可爲報，愧且奈何。鄴架有魯齋郎劇，敢借一錄，不敢失污也。不具。夏五十有九日。

又別紙云

小東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已刪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為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全璧何如又言

詞隱先生姓沈諱璟字伯英號寧菴吳江人第萬曆甲戌進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性酷好聲律著述甚富詞曲之學至先生而大明於世生平折簡往復盈篋兩書以余校注崔傳而致手墨如新人琴已化錄置後牘聊存典刑又先生以注本寄

還諄諄囑其人勿風雨渡江恐致不虞越三日而

別書之踵問已至其周慎如此并識以紀先生之

善傳中評語係先生自署故止稱詞隱生云吾鄉先達

姚江孫比部先生音律最精兼工字學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往以質先生先生欣然命管標識滿帙裨益不淺是傳之成微詞隱及比部兩先生雅意良俟又并識於此

千秋絕豔賦有序

方諸生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會真卷周公瑕為題曰千秋絕豔命予作賦卷中悉次金元人所為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嫵媚蕙質繾綣蘭情嫣然

色授睞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
漢臯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凋辭于
尺素尋芳信於飛鴻迨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旣械
情于麗句亦示赧于頽容淒其良夜黯彼回風於是
酌卓琴今多露薦韓香今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
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榻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方青
河橋之柳堪結帶錦帶于新驪愴羅巾于生別投夜
絃而留連報春鴻而淒絕環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
永訣惜紫玉之張羅悵青陵之同穴海填衛而難平
血啼鴉而不滅則有南宮詞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

綵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豔曲于陽春亦有丹青
點筆之工盤薄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
片障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
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隄糜榻粉本之餘妍
詫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額瞬似語態弱
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感然而啼神情
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迺知
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脰愁堪彫髻楚楚短綃
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孃窈窕天人
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

抱丹誠而不化、咏白首而難陳、卽顛顛之見絕、仍掩抑而含辛、悲絕豔于旣謝、寄麗辭于長顰、儻有情之披攬、當三慨于斯文、

代崔孃解嘲四絕

紅牋密約逗西廂、杏子花深夜正長、恰見自禁羞不得、悔將嗔語惱檀郎、

金荷的的照殘粧、誰遣行雲出洞房、花底劉郎元有路、却攜衾枕恨紅孃、

玉環遙結報雙金、錦字淋漓淚不禁、不爲相思寄愁絕、可憐淒斷白頭吟、

紅樓消息斷長安、惆悵尋春已較殘、不是羞郎真不起、見郎容易別郎難、

右方諸生舊作賦一首、詩四絕、刻成、余謂曷不綴之簡尾、俾並崔孃以傳、生曰、贅抑褻也、余曰、否、廣平梅花、靖節閒情、世不以是少二君子也、輒命小史益之、

友人羅浮居士識

附評語

十六則

方諸生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家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琶

古本西廂詩考 卷六
琵琶宮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韻、琵琶以大西廂以化、此二傳三尺、

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亶映發、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西廂槩言、無所不佳、就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靜簾閒、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卽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諸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錯綜按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髓、然以繩西廂亦不能皆合、如點絳脣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遊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三、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於律政自不易、

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內

人巧、抑何神也、

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間耳、獨紅娘曲、婉麗豔絕、如明霞爛錦、燦人目、皆不可思議、

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嘗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縛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於實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尚間、沿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豔、千古而後、竝稱兩絕、陸生儉父、復譜爲會真、寧直蛇足、故是螳臂、多見其不知量耳、

實甫要是讀書人、曲中使事、不見痕迹、益見爐錘之妙、今人曾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搖筆作曲、難矣哉、

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日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白則付優人填補故率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唾西廂諸白似出實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青鳳吉光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竄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二曲更落一劫客曰今寧必無更挾彈子後者耶余謂余固不爲此輩設也

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

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顛倒天理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異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頃俗

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拂玉合諸語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覓利瞽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鼻之報客爲一笑

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書不必合窾者有

前解未當，別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機趣洗發，逆志作者，至聲律故實，未必詳審，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於徐公子本，采入較多，今暨陽刻本，蓋先生初年厓略之筆，解多未確，又其前題辭，傳寫多訛，觀者類能指摘，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二，此尤未定之論，蓋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始創爲搗彈院本，實甫循董之緒，更爲演本，由元至今，三百餘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數十年，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時代久遠，流傳失真，然其本故判然別也，陶宗儀輟耕錄所稱董解元作，正指搗彈之本，而非誤誤之者。

自淮干逸史始也，董本人間絕少，余往從友人劉生乞得，以呈先生，先生詫賞甚，評解滿帙，未及取還，爲人竊去，頃歛中，及武林已有刻本，碧筠齋本間有存者，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去，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今存齋頭，而朱石津本尤祕，卽先生存時，亦未之見，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貽者，憶徐公子本，先生亦從世人以綿搭絮二曲爲落韻，聽琴折擬，改幽室燈青爲燈紅，下一層兒紅紙，幾棍兒疎櫺，爲一匙兒糲刷，幾尺兒紗籠，問病折眉黛，遠山二句，爲眉黛山尖不翠，眼梢星影橫，參等語。

皆別本所無蓋先生實不知此調故有中數句不韻
一體故余注本皆棄去不錄暨本出頗爲先生滋喙
余非故翹其失特不得不爲先生一洗刷之耳
實甫嘗作絲竹芙蓉亭劇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
特稱妙絕吾嘗恨竚立閒階諸曲殊傷莽率今錄附
簡末以供好事者下一擊節

仙呂點絳脣

附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劇

天霽雲開月華精彩南樓外行過庭階我潛立在
湖山側混江龍
今夜箇百無妨礙洗乾坤風
露淨塵埃冷清清風搖翠竹白泠泠露滴蒼苔風

混江龍調
四字句闌

踪二字不韻
別是一格元
仄常用此體

力緊寒侵金縷衣露華涼冰透繡羅襪輕移蓮步
款轉雕闌簾篩月影燈晃書齋又不敢呼名道姓
我則索躡足潛踪悄聲兒獨立在窻兒外想着俺

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

〔油葫蘆〕

我

着這瘦聳聳香肩將門扇兒挨你試猜止不過月
明千里故人來則我這後園中晚謁文章伯你不
肯秦樓夜訪金釵客外面兒模樣好就里最爲事
反我不比你窮酸餓醋教君怪不放叅緊閉定讀

書齋

〔天下樂〕

恰做了十謁朱門九不開書齋

好幽哉不曾有俗客來將舊幃屏幾扇兒牕下擺

戀蝴蝶床榻兒窄、夢梅花紙帳兒矮、秀才呵、你正是成人不自在、
〔村裏逐鼓〕 你休教一時風火

燒了、嚼百年恩愛、則爲你衾寒枕冷、咱廝敬重、一家無外、你這般假古撇、喬身分、粧些台孩、可知道死了杜甫、亡了韓愈、泔殺李白、你可甚賢賢易色、

〔元和令〕

便有那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他那般氣昂昂、曾次捲江淮、你可是酒

腸寬似海、則想我夜深私出繡房來、實丕丕擔着

利害、

〔上馬嬌〕

一來是天帝差、二來是緣分該、

則你那咻宋玉、自裁畫、待將這無出路巫娥推在

門外、我爲甚來、乾教我空下楚陽臺、

〔遊四門〕

恰正是蒺藜沙上野花開、可不道疑是玉人來、則

爲你冷清清難把長更捱、砌下亂蛩哀、哈、我特地

探多才、

〔勝葫蘆〕

枉教我倚定門兒手托腮、休

將那不賭事的話兒揣、小的每天生酒量窄、道的

我速速的眼跳、氤氳的耳熱、忽忽的燎雙腮、

〔幺〕

篇 你見我兩朵桃花上臉來、則怕你悔後也棟

梁林、哎、你箇秉燭顏叔自鑒戒、兀的般月斜風細、

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

〔後庭花〕

保親的論孟

白、主婚的唐宋策、送女的霜毫筆、守親的是石硯

臺、你既怕女裙釵無心擔待、枉將伊廝定害、王子
高、不好色、周瓊姬忒分外、卓文君事不諧、柳葉

兒

哎、你箇漢相如休怪、則要你溫和、我浸冷的

羅鞵、乾教我羞答答的、懶把門程、驀哎、你箇梁山

伯、不采我、祝英臺羞的、我快快而來、寄生草

你則怕擔煩惱、惹罪責、為姪兒恐怕尊姑怪、書生

不好、陰人愛、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量這箇

綵雲、喫打有何羞、尚兀自文王下馬、將荆條拜

尾聲

得了首有情分、斷腸詞、自惹下無倒斷相

思債、這一箇小書舍、天寬地窄、也不索對天地說

盟山言誓海、哨則是常川似今夜、魚水和諧、謹栽

排、我怎肯教信斷音、垂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

開、來日箇一更左側、你倚門兒等待、我則等的夫

人燒罷夜香來、

永興蔡迦陵寫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卷六

終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跋

嘗觀古今典籍百千其體傳

奇亦一體也大都 有事實即

有紀載有紀載即有校注校以

正之使句字之善者芟殘者

補注以解之使意旨之迷者

豁絕古聽古人觸疑於睫莫不
求辨於心而況傳奇之傳奇
稱最善者要在濃淡得體而
實不繇粧抹成近世製劇淡
則嗜蠟燭味濃則堆繡不勻
斯亦無庸校注已至如古本西

廂元劇也劇尚元之諸劇尚西
廂盡人知之其辭鮮穠婉態
穠古評為化工洵矣但元屬羨
世每襍用本色語而西廂奪人
情描寫以刺骨法不特既處
沁人心髓而平冷處著神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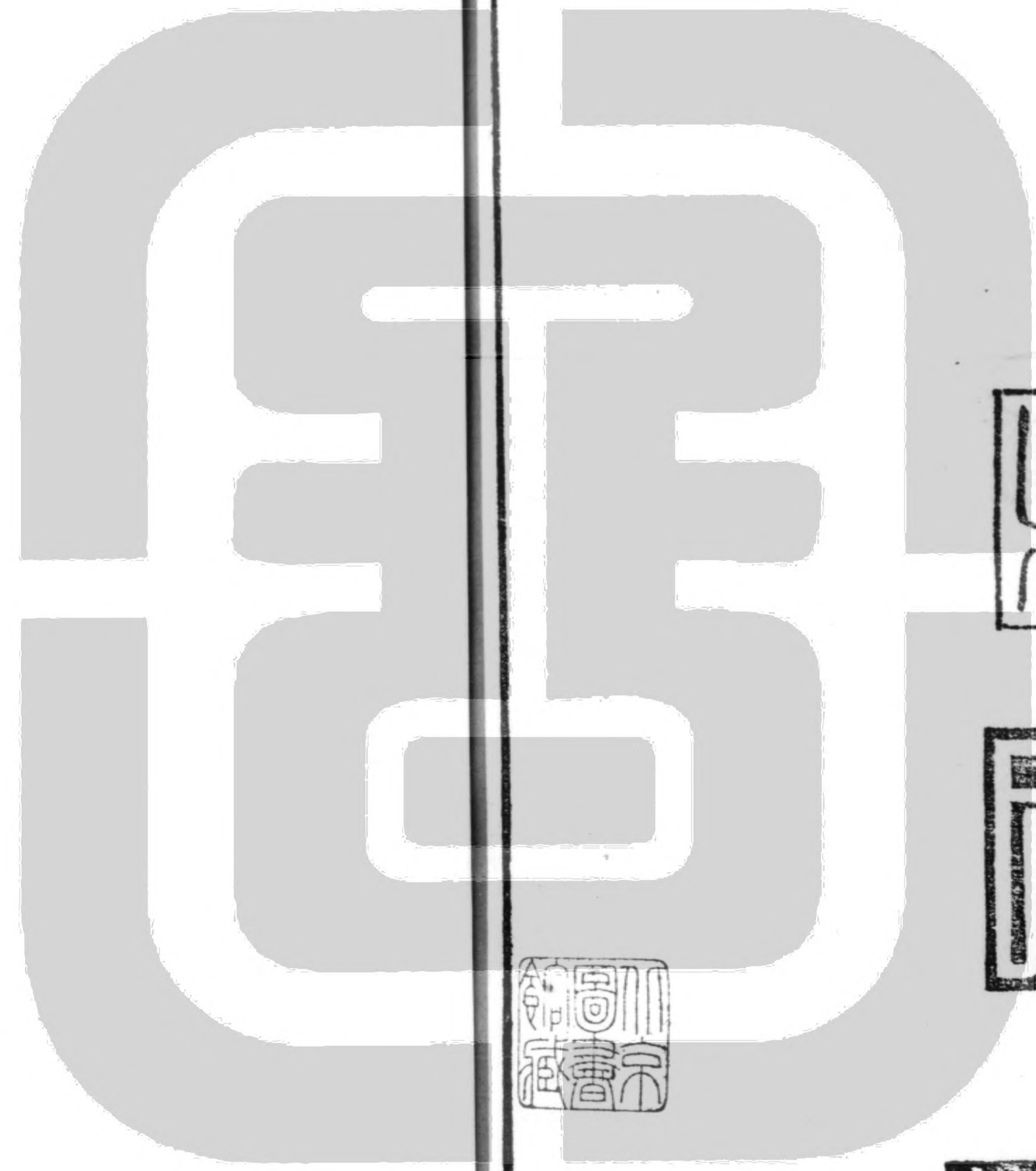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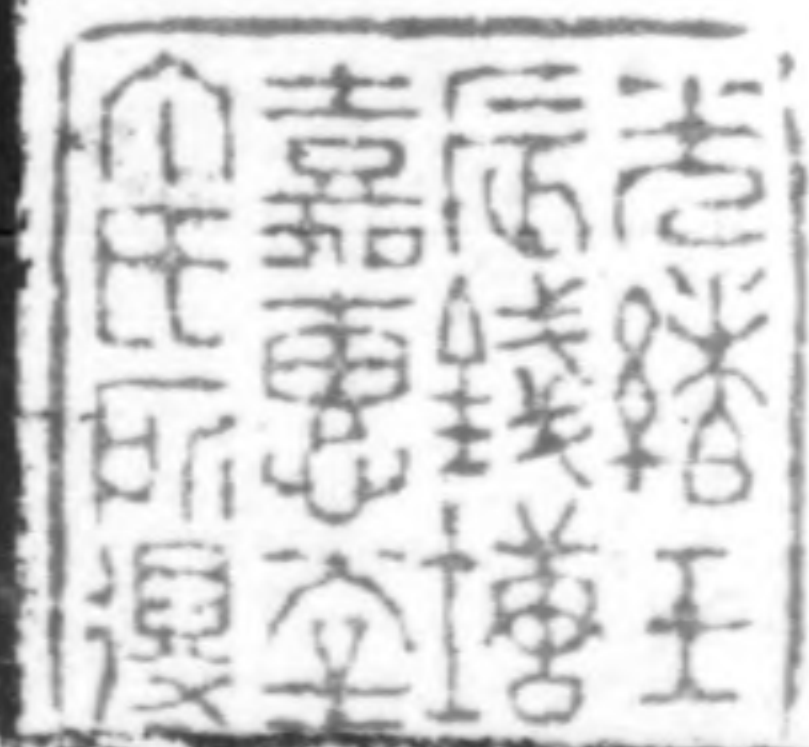
處寓趣咀之更自雋永一二似子
以本語難思別而意窳易之徒
取艷侷形法款吟而冷与肖范
狀未有念也是不且為西廂窻
哉且遇崔者微之也而會真記
以張易元此古來瀟灑之士善

隱現以俟自明苟聽其移甲乙
混彩霞而少為闡晰則微之與
崔娘一片映對心情懋鬱勃不得
達昔人有靈當必嘆百年無知
已也吾郡方諸生王伯良氏受業
徐文長公文長解實甫亦甚確

梓行於時伯良宗其說拓以已
 意訂訛剖疑極校注之妙而累代
 法名流辯核瀆詁交口作元崔
 澄古伯良復彙考成集且彙考
 中仍不遺校注焉余忝究之餘
 見其整而有次如苗乾藉井而

有緒如絲向理詳而不漏如罔
 輜川種、具備非靈心為根而
 敷以博雅古寧有是耶此真
 西廂善本也付剞劂廣為傳
 百世而下欣慕往蹟不若稽覽
 無地其在斯編也夫

萬曆癸丑歲嘉平月山陰朱朝
鼎書于香雪居



程